

校园小说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

WENKU

7

ZI

责任编辑 孙爱葆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校园小说
刘心武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海安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248,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800本

ISBN 7-5320-0448-1/G6·394 定价: 2.35元

序 言

刘心武

在小说题材的划分上,不知“校园小说”的概念能否成立。这一册《校园小说》,却并不是企图从小说题材方面提供中国“校园小说”发展的史料,或展示这方面的“样板”。我们的用意,不过是把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中的一些写到校园内外、学生生活的好小说,集为一册,供中学生们欣赏而已。换言之,我们这里所说的“校园小说”,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的。

同学们平日生活于校园内外,所闻所见所经所历所感所思非常之多,自己作文,也免不了以校园内外的生活为素材,以此看来,似乎读小说不必再读“校园小说”了。其实不然。读离自己生活远的小说,好比用望远镜观察世界,固然新奇有趣;读离自己生活近的小说,却犹如透过显微镜观察世界,常能从平凡中发现真谛,并感到格外亲切有味。

这个集子里的小说,1949年以前的,约占1/4;1949年至1966年的,也约占1/4;1978年以后迄今的,即由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所标志的新时期里的，占了一半。其中大多数是写中学生生活的，少数写小学高年级学生生活或大学生生活，有的主要写教师。尽管从同其他题材相比较而言，以上三个历史阶段里的“校园小说”都难称繁荣，但这个集子里所选的，在全部“校园小说”中，还只能说是花山中之一束。新时期里，特别是近几年来，“校园小说”开始走向繁荣，不过引起的注意似乎还远远不够。这个集子如果能唤起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对“校园小说”这种题材的特殊关注，那么，无论是编者还是读者，都会拍手称快。

宽泛的学校概念，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载，西周时已有官学，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办起了私立学校，并宣称“有教无类”。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少年人的受教育主要靠私塾。只强调继承性、规范化而压抑开拓性、多样化的这种陈旧教育公式一直延续到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描绘的那一时期。1905年，濒临覆灭的清王朝在时代潮流冲激下不得不废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型的学校教育。但象样的新型学校，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出现的。这种新型学校的模式是从西方（包括日本）引进的，相比于以往的封建式教育而言，有它好的一面。叶圣陶老前辈1920年所写的《阿菊》，劈头两句便是“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另一个世界里。”但细品了1949年以前的几篇“校园小说”以后，我们也就不能不痛切

地认识到,不管那时有多么认真的教师,多么要强的学生,他们如何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如何坚韧地挣扎,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使人真正处于“光明开阔透气”的境界中的。1949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校园才真正是“光明开阔透气”了。当然,其间也有过阴霾风雨,这个集子里没有1966年至1976年的“校园小说”,便含有雨摧花折的意味。但1978年以后的“校园小说”是那么缤纷多彩、意趣盎然、美不胜收,翻着这些篇什,我们又怎能不庆幸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又怎能不发誓要推动我们的祖国在这个时代里更迅速地朝着“四个现代化”前进呢?

在学生生活中,承上启下的中学时期弥足珍贵。绝大多数中学同学都会发现,在自己父母的朋友中,往往中学时期的朋友最为亲密相知;而在自己父母对往日生活的回忆中,又往往是中学时期最为真切甜蜜。更有这样的情况:自己父母追悔昔日的荒唐麻木时,所慨叹的也恰是中学时期——所以,正上中学而来读这一册以描写中学生生活为主的《校园小说》,应当说是一桩格外有意义的事,它至少可以提醒自己:珍惜应当珍惜的,摒弃应当摒弃的。

我们当然不仅企盼同学们从这个集子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也希望同学们获得美的享受。在每篇小说后面,我们都请编辑、教师或原作者写了帮助同学们赏析的短文。这或许也能有益于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

我们几位编者,都曾当过教师。对于“校园小说”,我们

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对于校园,我们心里始终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情。就是想到那在黑板前静静下落的粉笔屑,那在夕阳中显得额外高大的篮球架,那传出校墙外的课间喧闹声,也便禁不住有一种热辣辣的东西从心里往外喷涌。我们渴望着同新时期的中学生们沟通心灵。在这个集子所选的这些作品面前,我们和你们——编者和读者,应当能够共同净化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编选工作一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竭诚地期待着大家批评指正。

1987年6月4日

目 录

阿菊	叶圣陶 1
于建坤:《阿菊》赏析	9
饭	叶圣陶 13
于建坤:《饭》赏析	21
高老夫子	鲁迅 24
高进贤:《高老夫子》赏析	34
微雪的早晨	郁达夫 38
赵一枫:《微雪的早晨》赏析 ..	57
校长先生	叶 紫 60
高进贤:《校长先生》赏析	70
送考	茅 盾 73
高华程:《送考》赏析	84
我的学生	冰 心 88
许 丰:《我的学生》赏析	101
他们和我们	张天翼 104
马光复:《他们和我们》赏析 ..	111



吕小钢和他的妹妹·····	任大星	115
顾德希：《吕小钢和他的妹妹》		
赏析·····		138
蟋蟀·····	任大霖	142
齐大群：《蟋蟀》赏析·····		156
妹妹入学·····	张有德	159
谷斯涌：《妹妹入学》赏析·····		166
画春记·····	王路遥	168
王路遥：《画春记》创作谈·····		181
彩霞·····	夏有志	184
夏有志：《彩霞》创作谈·····		197
黑箭·····	刘厚明	201
谷斯涌：《黑箭》赏析·····		215
失去祖国的孩子·····	陈 模	218
陈 模：《失去祖国的孩子》		
创作谈·····		234

美·····	庄之明	238
庄之明:《美》创作谈·····		250
我可不怕十三岁·····	刘心武	253
谷斯涌:《我可不怕十三岁》		
赏析·····		277
孤独的时候·····	刘健屏	281
汤 锐:《孤独的时候》赏析··		296
诺言·····	魏滨海	299
刘 谦:《诺言》赏析·····		304
独船·····	常新港	308
刘绪源:《独船》赏析·····		322
鹅黄的窗纱·····	韩晓征	326
汤 锐:《鹅黄的窗纱》赏析··		329
红帆·····	曹文轩	332
曹文轩:《红帆》创作谈·····		348
多了那么一点·····(香港)	宋诒瑞	352

康文信：《多了那么一点》赏 析.....	359
脸色苍白的伙伴.....沈石溪	361
徐德霞：《脸色苍白的伙伴》 赏析.....	377
埋在树下的笔.....詹岱尔	381
张之路：《埋在树下的笔》 赏析.....	385
题王许威武.....张之路	387
唐代凌：《题王许威武》赏析...	409

阿 菊

叶圣陶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坏的长凳，已使他的身躯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那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

• 1 •



摆地回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上，两手象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奶头，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奶，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咿呀欲达意罢，号哭欲起来罢，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甜蜜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奶汁，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声，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一位女教师抚着他的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

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跃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照映着，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睛看去，才见那些和他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不答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罢。”伊姗姗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

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里呢？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那解得爱护他，那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魁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他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那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

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裸体，或穿红色的背心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他，便笑着对他道，“你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好一会，经过了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仅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罢。”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这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住在那里？”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

“他们住在屋子里，”群儿作谐和的语调回答。

“屋子里怎么进去？”

“有门的。”

“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低呢，阔呢，狭呢？”伊非常悦乐，笑容含优美的画意，语调即自然的音乐。

“阔，高，”有几个说，“自然比他们阔，高。”在那些声音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低”字的音来，这是阿菊回答的。

“门怎么开法？”

“执这个东西，”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

“请你开给我们看，”伊指一个梳着双辮的女孩子说。

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伊走到门首，执着拉手往身边拉。但是全无影响。

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奋勇道，“我能开。这么一旋就开了。”

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他执着拉手一旋，再往身边拉，门果真开了。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我们开门先要这么一旋。”说罢，教大家依次去试。

这事轮到阿菊，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他拉了一会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转，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开了一丝半缝。他窘极了，脸皮红到发际，眼泪含在眶里，呼吸也喘起来了，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但是外面那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师按着钢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群儿——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说，“我们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们笑颜齐开了，双臂都平举着，有几个已作